

# 亂耳

元元

播放簡報（見附錄），進行默想。1 分鐘、2 分鐘……筆者著學生分享在欣賞簡報時的一刻與即時的感受。

之後，筆者著學生以 4 人爲一組在 20 分鐘內依據以下各項翻閱《創》11：1-9（巴貝耳塔）。

- 巴貝耳塔建立之前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 人們爲甚麼計劃建「塔」？
- 他們打算把這塔建在哪裡？
- 上主爲甚麼要介入其中？這介入帶來當時的人們怎樣的改變？人們 建塔的計劃有否成功？爲甚麼？
- 寫出「巴貝耳」的意思。
- 上主的介入是「破壞」還是「成全」？爲甚麼？各組員須發表個人意見。

筆者著各組代表匯報，並在黑板上摘錄各組討論中的異同及作出回饋。

## 家課：

**筆者著各個學生思考怎樣利用自己的生命去成全而不是破壞好事，即使這好事完全與你無關的，但在成全的過程中必然地面臨危急和困難。**

另一新課節的開始，不過，梵帝崗卻少了一個「人」。筆者在祈禱時選用《弟後》4：7-8（「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爲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作爲獻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讚歌，然後播放 ABBA PATER 中的《天主經》（光碟錄製於 1999 年）。筆者略爲介紹我們的教宗在生前如何堅定地保持和生活出唯一的信仰，即使他的言論不一定受到所有人的認同，甚至受到批評。筆者也邀請學生表達對這位宗教領袖離世的看法和感受。我們的教宗不愧活出了耶穌在世的代表的典範，教宗不只是屬於公教教會的，他是屬於整個人類的，正如耶穌基督是屬於普世的。

執筆時，教宗的安所彌撒正透過大氣電波和聲、光、影展現在梵帝崗以外的土地上。筆者與不少觀眾都不能認讀彌撒中的經文，可是，公教禮儀的進程就不因地域而有所隔閡，這不就是公教的大公性和普世性嗎？

似是離題，可是，筆者與學生就是談論人們怎樣可以利用上主賜與我們的能力去成全世界，成就

生命 ---- 別人的和自己的生命。

筆者播放電影《舒特拉的名單》（Schinder's List）前，著學生討論一個人的生活除了豐盛的物質生活外，他 / 她的生活是否完全？你們認為他 / 她還欠缺甚麼？他 / 她因此可以做甚麼？為甚麼做這些事情？

學生回答了筆者的提問後，筆者提出另一個問題：在太平的日子裡，能為別人慷慨一點是令自己的生活錦上添花；不過，在戰亂和危機處處的時候，我們的慷慨會否吝嗇起來或是見到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仍能予以援手？這援手會伸展到多遠？這援手的力量有多大？

學生回答了這些提問後，筆者提出另一個問題：這遠的距離和力的量度是發源自哪裡的？這發源為甚麼經常只是在我們遇見不幸的時候才會油然而生的？筆者著學生思考我們可否在滿足現狀的時候以感恩之情去與別人分享我們的豐盛？

大地在他腳下，他仍是著意追求名利、物質和肉慾，他甚至不惜一切達到名、利和慾的目的。

他後來卻因著甚麼而有了嶄新的改變，這改變是甚麼？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改變？筆者輕描淡寫地與學生重溫《格前》13:1-3。（這也是學生喜愛的經文之一。）

— 他這樣做對他毫無好處，他為甚麼還要做呢？

— 集中營裡猶太人經歷了甚麼對待？他怎樣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和行在手中？他不是猶太人，可以說，與猶太人（男、女、老和少）完全沒有一點聯繫，為甚麼他還是盡力去拯救猶太人？你對電影中的納粹人員、猶太人和他的行為有甚麼看法？

— 納粹黨、猶太人和他這三類「人」分別代表了「三類人」對生命的領受，你們屬於哪一個類別？為甚麼是這個類別？筆者把《格前》12:12-26 穿插在電影中，讓學生明白甚麼人都是同出一源的。因此，當真理臨在時，人就情不自禁地流露他 / 她的愛的根源。愛的根源能令人「亂」嗎？

— 電影中的猶太人遭遇一定是不好受的，為甚麼他們對「生」仍能持守信念？這信念的堅持源自哪裡？我們遭遇不幸時能持守下去嗎？為甚麼？

— 他去世了，猶太人在亂世中依賴他的救援，他們懂得感恩是他們的福氣；猶太人在太平之日仍然對他念念不忘？為甚麼了？

— 筆者介紹了這句經文《若》13:34。說：祂早他去世，但祂的話還是很中聽，很中用！爲甚麼呢？